

汉语知识讲话

联合词组和联合复句

黎锦熙 刘世儒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 联合词组·····	1
(一) 什么是联合词组?·····	1
(二) 怎样组成联合词组?·····	2
(三) 联合词组中各单位的性质和联合方式·····	20
(四) 联合词组有哪些用途?·····	24
二 联合复句·····	26
(一) 什么是联合复句?·····	26
(二) 联合复句的结构·····	27
(三) 联合复句各分句之间的关系·····	28
(四) 与联合复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33

一 联合词组

(一) 什么是联合词组？

联合词组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或实词性质的词组)彼此以对等的关系联合起来的一种词组。例如：

(1) 工人和农民。

(2)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它的特征在于：(1)语意上，组成它的各单位彼此“都没有什么说明或者修饰之类的作用”。(2)语法上：(A)有特定的语调(列举的语调，如“工人、农民”)和特定的关联词语(如和、而等)作为标帜；(B)语序排列比较自由(如“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工人”)；(C)结构比较松散，中间可以有语音的停顿(如“工人、农民”)；(D)理论上，没有中心词，可以无限制地排列下去(如“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

这些特点，都不是其他类型的词组(如“主从词组”、“动宾词组”、“主谓词组”等等)所能完全具有的。要掌握联合词组，不能不注意联合词组的这些

特征。①

(二) 怎样组成联合词组？

1. 构造联合词组的手段：

联合词组是怎样构造成的呢？一般说，有两种手段值得注意：

(A) 用关联语调来组合的——有两种：

a. 用列举性的语调来关联。再依照语音停顿的长短，分三组举例。

(甲)是中性的停顿，这种停顿在书面语就是顿号：

(1)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吴敬梓《范进中举》)

(2) “工人、学生、商人”，只得忍着痛，离开他们一手经营的城市。(杨朔《三千里江山》)

(3)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鲁迅《故乡》)

(4) “师长、政治委员、参谋长”都去了。(吴运铎《制造枪榴弹》)

(5) 回家去拉自己的“爹爹、妈妈、爷爷、奶

① “联合结构”包括三个部门：(一)联合结构的复音词；(二)联合词组；(三)联合复句。有些语法书常常只用来指联合词组，未免以偏概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另有专文《论汉语的联合结构》，可供参考，这儿不多说。又，关于“词组”的理论和类型问题，可先参看《汉语语法教材》第一编 24—26 页，商务印书馆，1957。

奶”。(赵树理《三里湾》)

(6) 她们……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译文)

(乙)是较长的停顿,在书面语就是“逗号”;对被列举的事件或现象说,逗号比顿号有加重排列的语气;但对词组的结合程度说,逗号比顿号的分解力大,词组就显得松散了:

(1) “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

(2) 街上的“幌子,小摊,行人”,仿佛都被风卷走了。(同上)

(3)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4) 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牛郎织女》)

(5) 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当然,上边各例若改成顿号都是可以的;但若结构更繁复些,要求作较长时间的停顿,那就只应该用上逗号了。

(6) 石得富站在阵地边沿上,指给他们“胡匪军黑夜搭篷帐的地场,停牲口的地场,电话总机的地场”。(柳青《铜墙铁壁》)

列举性的语音停顿,大多数是“软”的,即或短或长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词组的含意;但有些词组

不然，它要求至少必须有个中性的停顿，否则就容易被误解成另一种结构，因之词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略举几例提请注意：

(7) 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吴敬梓《范进中举》)

(8) 墙上……到处是各种“工具、模型、材料”。(赵树理《三里湾》)

(9) 从开春到如今，妇女“下地、评工”，谁敢说没有嘀咕过。(西戎《纠纷》)

显然，“鸡、蛋”和“鸡蛋”不同，“模型、材料”和“模型材料”不同，“下地、评工”和“下地评工”不同，所以说是“硬”的、非用不可的。反之，若不是这种结构而也要停顿，也就同样有被误解为联合词组的可能，语意也就不同了。

(10) 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若在“于福”和“老婆”间有语音停顿，“添传”的就是三个人了。

(丙)是较短的停顿，比顿号所表示的还短，这在书面语就浑成一体，看不出停顿的痕迹了，但细审实际说话时的音流，哪怕是微弱的停顿也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例如：

(1) “鱼鳖虾蟹”全有主，湖霸一手遮住天。
(《洪湖鱼歌》；这以下是四个单音词联合的例。)

(2) 山上多有“豺狼虎豹”。(施耐庵《解珍解宝》)

(3) “刀枪棍棒”，每人手里都拿了一件。
(李南力《罗才打虎》)

(4) 沿路跑反的“男女老幼”拥挤不堪。(柳青《铜墙铁壁》)

(5) 心里又是“苦辣酸甜”。(康濯《最高兴的时候》)

(6) 不问“青红皂白”，剜眼剥皮地训了一顿。(徐光耀《平原烈火》)

(7) 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施耐庵《解珍解宝》；这以下是两个复音词联合的例。)

(8) 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朱德《母亲的回忆》)

(9) 大娘的儿子“‘英勇’‘壮烈’”地牺牲了。(康濯《最高兴的时候》)

(10) 好一个“‘英俊’‘雄伟’”的营级干部！(柳青《铜墙铁壁》)

(11) “‘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12) 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13) 那里只有“‘奔腾’‘呼啸’”的风。(《孟姜女》)

(14) 林里林外，河沟里和山坡上，一片“‘纷纭’‘嘈杂’”。(柳青《铜墙铁壁》；以上都是

复音形容词，都有词汇化的倾向；以下是名词、代词，词组的面目仍清楚。）

(15) “‘哥哥’‘嫂子’”待他很不好。（《牛郎织女》）

(16) 他的“‘老婆’‘孩子’”在家里经常饿着饭的。（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17) 请到很多的“‘亲戚’‘朋友’”。（《柳毅传》译文）

(18) 他和范登高有个“‘东家’‘伙计’”的关系。（赵树理《三里湾》）

(19)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20) 这季节要在北京，“‘桃花’‘杏花’”该开齐了。（杨朔《石油城》）

(21) 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吴敬梓《王冕》）

(22) 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象。（同上）

(23) 什么“‘他们’‘我们’”的！（张天翼《他们和我们》）

(24) 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报）

(25) 人们“‘这儿’‘那儿’”地移动着。（《草原上的新主人》）

(26) 赞美江南的“‘青山’‘绿水’”。（杨朔《三千里江山》；这以下是几个词组联合的例。）

(27) 文化教员“喜眉‘笑脸’”地说。(宋文茂《李班长学文化》；以上名词词组；以下动词词组。)

(28) 他们“前俯‘后仰’”地挣扎了一番。(克士《蜘蛛》)

(29) 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鲁迅《社戏》)

(30) 老天打发毛主席来叫他“扬眉‘吐气’”。(柳青《铜墙铁壁》；这以下动宾词组。)

(31) 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牛郎织女》)

(32) 要你退地你便“装死‘卖活’”躺倒不工作。(赵树理《三里湾》)

(33) 你们是文绉绉的“说今‘道古’”。(钱彩《岳飞枪挑小梁王》)

(34) 觉得胳膊更加“发麻‘发痛’”。(管桦《小英雄雨来》)

(35) 谈起的时候也是“叹气‘流泪’”，恨透了秦始皇。(《孟姜女》)

(36) 女伴们“含羞‘带笑’”地在切切私语。

(37) “吃饭‘穿衣’”是个人生活上的事情。(丁浩川《批评和自我批评》)

(38) 他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以下主谓词组。)

(39) 气得“目瞪口呆”。(钱彩《岳飞枪挑小

梁王》)

(40) 凡是经过他手的罪犯，都应该弄得“水落石出”。(徐光耀《平原烈火》)

b: 用列举性的语调来关联，并有助词帮忙的:

(1) 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现在都好象是我的老朋友。(都德《最后一课》译文)

(2) 以后只要交他们些“猪鬃啦，鸡蛋啦”，就成了。(马烽《一架弹花机》)

(3) 肉店里有“山鹑啦，鹧鸪啦，野兔啦”……(契诃夫《凡卡》译文)

(4) 瞧那些“子子啦，螃蟹啦，蝌蚪啦”，哪个比得上我呀!

(5) 恨不得让“柴禾呀，粮食呀”把她自个埋起来。

(B) 用关联词语来组合——有必须用上关联词语的，不用就容易引起误解或竟不成话；这可叫“硬”的结构，就是没有伸缩余地的结构：

(1) “他和妻子”怎么也猜不出这个包裹是谁寄的。(波列沃伊《保价邮包》译文)

(2) “他和弟弟”都去了，你为啥不去？

(3) “年幼的和我”都剥豆。(鲁迅《社戏》)

(4) 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吴敬梓《范进中举》)

如上各例，若说成“他妻子……”“他弟弟……”“把肉钱……”“年幼的我”这就容易引起误会了。

(5) 你一定得帮助“伊拉、那些孩子和我”。
(《最幸福的人》)

(6) “张邦昌与那王铎、张俊三人”，……
一齐扯住了宗爷的衣服。(钱彩《岳飞枪挑小梁王》)

如上各例，若说成“伊拉、那些孩子、我”“张邦昌、那王铎、张俊……”，就说不成话了。又如应当不用连词的例：

(7) 满村到处拴着备皮鞍子的肥大骡马，
“这里那里”站着的是警卫员。(柳青《铜墙铁壁》)
若说成“这里和那里”，就是“实指两处”，不是“任指何处”了。

另一方面还有“软”的结构，就是用不用“关联词”不影响到语意或结构的改变或重大改变。最习见的联合词组大都就是这样的。看例子：

(8) “教师们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艾明之《列宁在学校里》)

不用“和”字也一样：

(9) “教师们、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又如：

(10) 她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苹果、橘子和香蕉”。

也可以不用“和”字；但加重最后一词“香蕉”的语势就减轻了。

2. 哪些关联词语可以关联哪类词(或词组)、不可以关联哪类词(或词组)，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能

随便乱用。下边分三组说明。

(A) 只能联络或者最爱联络名词、代名词的。这一组较简单，最常见的不过这么几个连词：“和”、“跟”、“同”、“与”、“及”等。例如：

(1) 教师们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2) 我爱这“山水和庄田”。(王明希《渔民恨》)

(3) “日班和夜班”的工人正在换班。(《毛主席和工人》)

(4)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朱德《母亲的回忆》)

(5) 我盼望你为“党和人民”活着。(柳青《铜墙铁壁》)

——以上用连词“和”，最典型；以下用“跟”，富口语色彩：

(6) “火跟烟”一起冒起来。

——以下用“同”，也是口语，但“同”多用作介词，这儿是用作连词的例：

(7) “灵芝同李世杰”又到旗杆院前院的东房来。(赵树理《三里湾》)

(8) “他同她”不能在一起走路。(这例所联络的是代词。)

——以下“与”，是文言的遗留：

(9) “李逵与石秀”相遇。(施耐庵《石秀探庄》)

(10) “队与队”之间进行着竞赛。

(周立波《泰尔曼集体农场》)

——以下“及、以及”，也是文言的遗留，但所连单位多有主、次之分：

(11) 我们两国“政府及人民”正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12) “当代人以及后辈人”都曾向他们学习。(加里宁《论爱国主义教育》译文)

(13) “漫画、插图以及一般图画”都是这样进行的。

(14) 我们……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15)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16) 那“壮健的身体，欢喜的脸色，以及很有神采的细小的眼睛”，给人带来一股蓬勃的朝气。(艾芜《屋里的春天》)

这组连词，按照汉语老习惯，它们是只能或者是最爱联络名、代词的；最近几十年来，因为翻译外语的关系，特别把“和”字的用法扩大了。就是说它不但可以联络名词、代词，也可以联络动词、形容词了。也举几例：

(17) 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朱德《母亲的回忆》)

(18) 我们都特别“关心和注意”他。

(19) 人很“端庄和严肃”。(周立波《泰尔曼

集体农场》)

——以上所连动、形是谓语，翻译色彩较浓厚；以下形容词用作定语，也用“和”字连着，但已渐用成习惯了：

(20) 我们带着“严肃和兴奋”的心情走出会场。

(21) 壁报的一部分篇幅专供给同学们刊载“讽刺的和幽默的”作品。

这些“和”字，照老习惯都该用“而”或“且”或“以及”等词的，但欧化既已成为习惯，不必拘守过去的“规范”了。

(B) 只能联络或者最爱联络动词、形容词的。这一组关联词的花样较多：最常见的，首先是连词中的“而、而且、并且”等。例如：

(1) 家具“简单而质朴”。(费诺根诺夫《给朱总司令画像》译文)

(2) 密云不雨的天空“庄严而深沉”。(柳青《铜墙铁壁》)

(3) 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 他们丧失了一个“忠勇而亲密”的同志。(李株《这样的战士》)

(5) 你“沉默而倔强”地工作着。(同上)

(6) 他“神勇而准确”地射击。(同上)

——以上用“而”，所连都是形容词；以下用“而且、并且”，所连或形，或动，不拘：

(7) 他脸上“黑而且瘦”。(鲁迅《孔乙己》；这是而且所连是形容词的例。下同。)

(8) 它用“慢而且稳”的脚步去寻找温暖的地方。(《蝉》)

(9) 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鲁迅《社戏》；这是而且所连是动词的例。下同。)

(10) 毛牛肉“眨眼而且努嘴”。(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11) 我首先“提出减他的租，并且动员别的佃户进行减租”。(《佃户自述》；这是并且所连是动词的例。)

(12) 这件大衣很暖和，并且也很漂亮。(这是并且所连是形容词的例。)

其次是副词等所起的关联作用，副词本来就是附加于动、形的，这样用，当然也不例外：

(13) 石夯“圆又重”啊。(《打夯歌》；所连是形容词，作谓语的。)

——以上“又”字单用，重在以后词加合于前词；以下双用，重在多元的相互加合：

(14) 她“又冷又饿”。(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译文)

(15) 矿洞“又窄又低”。(《煤的谈话》)

(16) 那真是“又白又嫩又肥”的苹果啊！(所连是形容词，作定语的。下同。)

(17) 那是一种“又严峻又坚定”的声音。

(18) 韩麦尔先生……“又柔和又严肃”地

对我们说。(都德《最后一课》译文；作状语的。)

(19) 脚已经冻得“又红又青”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译文；作补语的。)

——以上用“又”；以下用“也”；“又”和“也”所表关系差不多，但“也”字用法较活脱：

(20) 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

——以上用“又”、“也”关联，或单或双，不拘一格；以下是连词“既……且（或也）”“不但……而且”等格式，一般须要呼应着用：

(21) “既饥饿，且疲乏”的旅客们都走不动了。

(22) 那儿有一节“既不是三等也不是二等”的车厢。(石果《在群众号列车上》)

(23) 妇女们今天干的活儿，“不但数量多，而且也非常细致”。(西戎《纠纷》)

(24) “不只会教书，而且会谈天”的王先生就是他的大伯父。

(C) 既可以联络名、代，也可以联络动、形的。这一组最常见的就是并、或(或者)、甚至等，先列并字的例：

(1) “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施耐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 “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同上)

——以上“并”所连是名词，词义是“以及”；近代语最

流行，现代语渐被淘汰；以下所连是动词，词义是“并且”，只举一例：

(3) 我们大大提高并光辉”了我国的文学。(加里宁《论爱国主义教育》译文；这例双动共管一宾，也是欧化句法。)

次列选择连词“或、或者”等词的例：

(4) 洞口堆着“土或沙”。(《冀中的地道斗争》)

(5) 石得富能分别出“桌子板凳或衣服毛毡”。(柳青《铜墙铁壁》)

(6) 部队的同志听他的指点，挖开“暗窖或地窖”盘了粮。(同上)

(7) 倘能多花一文，便可以买“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鲁迅《孔乙己》)

(8) 不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或者单位”，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丁浩川《批评和自我批评》)

(9) 他一定把你当作一位“农艺师或者什么领导人”啦。(安东诺夫《信》译文)

(10) 马褂后边还露出几寸“白色的或者绿色的丝腰带来”。

——以上所连是名词，所选择的对象是事物；以下所连是述说词，所选择的对象是行为或性态：

(11) 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朱德《母亲的回忆》)

(12) 他们在六个钟头内就“修复了或建立